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二 以下興復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唐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葢由庶民嚣豪物產多狀山川鬬錯風俗詭浮故理柬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

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邑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耋不可疑識與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嚚嚚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懼悔真吾心也且黠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名鄉老里正尹而計之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

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盤虎鬬横殺衝波泄流引洫臂發三港支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鬬洄復換晨虺虺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𩣑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爇天旱魃為虐歘蒸燀怒蛟龍逭沬而翠瀲搖岸澄淵洗月溶溶

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平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檝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名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它雉以出閟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恡且誣與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

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偃虹隄記　宋歐陽修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鷄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

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丈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

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
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
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
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
無遠近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来而
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
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
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

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

不書乃為之書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

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絶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匽溝湖底無所用闕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

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
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
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
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
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
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
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

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牆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

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于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彊怗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緜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

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賑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齧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廻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

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賔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

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廣德湖記 曾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葢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

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
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産
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鸎脰
湖而今名大歷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
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
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項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濵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

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㕠庚又命禁絶而湖始復天

聖景祐之閒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条行

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

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

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

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

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

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

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陻水闕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熈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

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覩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歷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

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閒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鄗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

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

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碣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熈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委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

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瀛州興造記　曾鞏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

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
栗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
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
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
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
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
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

閒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廪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潦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巳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盖公經理勸督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子産救灾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冦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一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

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

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羅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

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

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萬安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辛未訖工纍趾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執其事盧實王錫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太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橋未建舊設海渡渡人每歲遇颶風大作或水

怪為祟沈舟被溺而死者無算宋大中間某年月日
濟渡海者滿載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
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波少息舟人皆免於
溺既渡舟人細詢同渡者之姓一舟皆無止有一婦
之夫乃蔡姓也時婦方娠已數月矣舟人心異之往
而白其母其母感衆人之言亦以為異即發願禱於
天曰吾今懷娠若生子官果至學士必造輿梁以免
病渡之苦也後生子即忠惠公襄以狀元及第後出

守泉州追憶前日得免覆舟之難促公創建此橋者
至於再三公私計海之深極千丈若欲築趾纍石將
從何處著力違命者踰年夫人復督責不已一日忽
命工房吏寫文一道申報海神公亦勉承母命自以
為迂誕而不經也乃命皂隸投文海濱隸畏溺死衆
皆受責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風皂隸出而倡言曰吾
願齎文以往既至則就酒肆痛飲飲畢酣睡于海厓
潮至有死而已睡及半日而始醒醒後退潮起視之

則文書已易封矣封上無他書止一封字乃返而呈於公公拆而閱之内一酯字在焉翰墨如新舉郡莫之識也公夜卧轉展思之方悟其意曰酯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含沙泥壅積者丈餘潮之不至者聮以八日遂創建此橋又時有讖云若要此橋成須是狀元生則公之黙承天祐感通神明者蓋有自也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汳句于蕭其關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别為汳汳至蒙别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泗注謂鴻溝官渡甾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𤅢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渠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别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兖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説不一次其所

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濉注究豫永平中導道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溴水為溴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西來而故道淺狹

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没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

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未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葢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二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龔圖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三

湯隂縣修城記 明崔銑

正德六年春劇盜起陷城殺長吏離民如草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鄭公如阜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夫什立里甲什立長使第稽勸號以四鉦鳴則咸排以度不

嗚則築越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丈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基濶三丈自基以上斂之其短牆一千二百四十堵其濠濶深均二丈也南北月城二城樓六鋪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賊火且射越二日弗克攻去七月二日賊又來攻城又弗克南去攻胙城陷民半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鐩劉三遂連破西平上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唯視城為存亡堅者全敝者

陷無者殲嗟乎民之患慘矣

信陽修城記　何景明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城集予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庳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民隙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

就去又遇積雨牆壞數百丈閣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鐘又置漏小南門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功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周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衣鎧張恕孟漢千戸傅欽任武百戸王羲梁山醫官周寶于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

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隣政清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
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昔大
盜之入汝南也吏有弃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
守吏也冦則踰垣蹋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
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也是役也甯君經始閤
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閤君今且明其陳
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
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濬河記　王守仁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溢畜洩既亡旱澇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鬬而死者矣南守乃決沮障復舊防去商豪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與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讙呼絡繹是秋大旱江

河龜拆越之人收獲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詒來者

西溪湖記　徐渭

虞之為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輙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明田既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歷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為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並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塘從而長得弓可九百

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為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為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美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閘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

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髙廣近遠而課之並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訖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奬士尤諄諄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八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四 以下圖畫

祖二疏圖記 唐王誥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耶

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摇首撼頤忽飲十餘斗乃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即觥而罍斝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鞞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筭主事者有捧斝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咍者有俛首而肅者

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悵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有優游故顏間無慘悵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巳之能潔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情者孰有勝乎

九疑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峰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峰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棊石者可以百數中峰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茂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

華廻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若當世識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

改刱也如何故圖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説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二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

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

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肖之屬䍁盂甆笠匡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𩯭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

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殁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迣迣皆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

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隅層雲下歸于泉深入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蛟龍六馬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櫨溥楣若軼雲雨燕雀恩栖其上螻蟻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逶迤如護榱棟每飛雨度牖跡雲般空鱗鮮耀陰顧壁疑拔志其側曰僧繇不興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

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絶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予述舉丹青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繇昭昭然皆貞元癸未秋七月記

録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

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竪不險翠穊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顔山鋪朱柢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赤其頂有鷄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佻佻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嵓門細露室宇霞檻縹轉雲磴五色雪氷肌顔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遥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

往其坦處有壇層級皆玉氷壇面戧起爐竈竈口含火
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泛一人雪華鬚眉身
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枻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畧山勢
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
得詳翫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
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
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
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

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録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八十三

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八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五

王彦章畫像記 宋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

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

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台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

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竪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

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

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若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它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

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以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甞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刦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

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
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
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
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
可屬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
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

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瑶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黄魯直幅巾野褐據横卷畫淵明歸

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髯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徑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

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㴽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邪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五百羅漢圖記 闕名

五百羅漢圖一幅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説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説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涌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

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生謁者五人受胡輪贐者七人受胡從兩槖駝而致珍者四人受海神跪寳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犀説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閲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猭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

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隅岸而覬者各一人洗履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湧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錫杖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屩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款欠杖拄笠負數珠白綍山曲

水隈塗覯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廹險俯瞰仰睇直視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華座猊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賛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别三十有一馬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缾煎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

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挐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槖駝蟠螭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輙竊聽而

隨攺之積數年而就予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非卒然而為之者也

白蓮社圖記 晁補之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閒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

也曰佛馱耶舍佛馱䟦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禺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咒

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飽兹一夕至如臧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多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為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閒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荆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

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為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馬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雜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鷴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位置向背物皆非粉本

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摹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長墮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贼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為思山辭十數醉輙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為此圖特畫意

宋九賢遺像記　明宋濂

濂溪周子顔玉潔頟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内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袖

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明道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鬚四垂過領袍土黄色無緣内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白黄而澹目有稜角鬚白而稍短在頬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顙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内服皂領有巽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

而晲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横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黄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温國公司馬子色黄貌癯目峻準直鬚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潤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絇繶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菴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

强半白鼻與兩顴微䵟䵟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旁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須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上衣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森秀白而潤豐下少鬚神采燁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吕子形貌豐偉顏色温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清衣道服皂緣冠帽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

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竊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家慶圖記　宋濂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

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歡州
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
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褫成卷指示
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
也其右方帶襞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于男子
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册徐行自
語頤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
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攜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

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有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最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煢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尪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

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婺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鐘之鏗鍧剪毛羽之紛擬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李夢陽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無何謫均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葢夢魂常遊於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即猶見家園爾其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突然而倚空者莆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高踰千丈狀端士搢笏而立而一支蜿蜿蜒蜒奔而西盡處稍突為穴則先大夫贈戶部郎中毅菴先生先妣贈宜人吳氏墳也前有峯對峙面溪溪之源有二一自寶勝溪西來一

自龍潭溪南來合流於墳之西南半里許是為南溪口北行三百餘步滙為潭墳亦面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面有峻山石坳則莫我先太母黄氏太叔母張氏而其墳亦面溪二墳隅水略相朝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所謂龍臂南莊也莊有二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祭至是而溪始曲折東北行四五里又折

而西有石橋名壺公橋今圖內邊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荔枝樹也岸北稍東荔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圮矣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蓋永春德化仙遊三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溪而宋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圖內邅延左行者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橫渠又二里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又一股分而北名曰下渠是為三渠今予竊之為號西渠北行

二里許亦岐為二俗呼雙乂溝一東流里許滙為池可二畝池北築田為地植荔枝與雜樹池蓄而復流東行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刑部員外郎邦罷居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衢甃小橋通水于田田之東吾宅焉族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即前所謂直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傑坊則予中鄉試所樹雙乂溝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

此而予曩與兄弟輩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龍臂之莊躋壺公之橋逍遥于荔枝之圃翱翔乎三渠之徑瞻嶺望海陟崇汎深酌醲割鮮敦朋叙族坐詠行歌葢旬浹不究其巔委今是圖一覽而即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而峙者流者植者繚而曲者通而直者浮者凸者瀦者蔚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予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卧所行者皆列吾前也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慼焉李

子曰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丘則黯然以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均汝去故鄉又八千里音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戚者乎陳君又曰莆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曰紫帽與壺公均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北入莆莆人分之為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故曰壺公蘭溪莆之望也今不能盡圖亦略見其彷彿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所不道也然述者奚

取馬予讀漢唐史至藝文志見其載堪輿金櫃塋經青烏子等書而牛眠馬跑亦時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簿時一見壺公即曰莆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予信斯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曩立朝著蓋數見莆縉紳於户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踶已又見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有以哉有以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八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六 技藝

蘇氏織錦迴文記 唐武后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

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寄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冠晉襄陽慮有危偪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别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

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怨恨自傷
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
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
無缺才情之妙超古及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
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
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
恩好愈重蘇氏置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

亂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册金輪皇帝御製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兒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

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玉女乎於戲天地鄙悋而絕神明倜儻而授中散沒而玉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動敢告於太師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為香火之社

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於是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

遊凝塵奮發徽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為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

耶遂大置賔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貲無所恡也他日
莒宴賔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
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為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
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是日歸莒
莒沈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
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潔峭自處雖諧
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
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賔舍於郵在莒隣夜聞其歌

有一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昔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呂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暇所賫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

或隸尤為精絶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鋩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于王城别業丙辰春正月陜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

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𧵍精於賞覽者必將

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録

仁宗御飛白記 宋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

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

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寳文閣之

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

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

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
時豈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
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予其為我志之余曰
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
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壟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

清光蒙恩澤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予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予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五